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人部七十二 奢 僭 寵幸

奢一

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奢也寧儉

奢二

增韓子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内觴酌有等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

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原毛詩序曹風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增左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

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竇𢊍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原又吴師在

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增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横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宫娃千人又别立春宵宫為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戲又於宫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宫之楹檻皆珠玉為之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

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命去車　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

之所産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賔客在庭者日百姓庖厨之下不絶烟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

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嘗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齕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宫列女萬有餘人

原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宫太液池中為三山以象蓬

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階陛用玉璧又為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别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增漢書陳遵為公府掾掾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為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為御

史大夫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　又張禹内殖貨財家以田為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黄金　原後漢書梁冀為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

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秣於内廄與妻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内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産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税之半　增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

徐璜貝瑗左琯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横天下語曰左迴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宫人其僕從皆乗車而從列騎　原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兎之翰　增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僮
僕萬人貲産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為别駕謙卒命迎先
主牧之及吕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為夫人以
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
拜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太守擕貳迎孫權敗關羽
竺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　原又劉琰字
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
吴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蒙衝鬬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增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蒸㹠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覬見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為黄門侍郎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以為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便以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御覽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為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

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粥每冬犗韭蓱虀咄嗟而辦　原晋何劭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增晋陶侃媵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　石虎起樓四十丈舂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　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好賓客未甞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

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豐過自此以來一毫不以負公　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

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齊書劉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為腳為湘東王鎮西司馬逢勑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梁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為湘東王鎮西諮議

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東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

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筵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

營家産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亙飛簷反宇轇轕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晝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

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　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户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花林曲池莫不桃李夏緑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為繩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牕户

之上列錢青瑱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積其内繡纈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

列刹相望祗洹鬱起寳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緑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松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不如也　北史魏崔㒺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北齊書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賔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　隋書秦王𠏉盛治宫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

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羃籬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楝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原又裴矩為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

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　增僉
載曰隋煬帝廵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
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
非人世之有　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
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
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
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
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　國史纂異唐景龍

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明皇雜録唐明皇將幸華清宫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乗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黄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填委其間虢國每入禁中常乗驄馬使小黄門御紫驄之俊健黄門之端秀皆冠絶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

第舍連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官姚思藝為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唐楊國忠有千炬紅燭圍左右人稱燭圍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

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陟逍遥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宫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婢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

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廚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　杜陽編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為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既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

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千間院因天晴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唐書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

之呼為僕射樣　朝野僉載唐杜亞為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頔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三府因而空耗　柳玭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朂之浹旬馮來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黄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不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威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

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括異志

唐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羮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具黄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續世説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五代史晉張筠初代康懐英為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宫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娯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續世説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

無度常列錦步障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記宋太祖代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

寶裝飾即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邪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為棟文梓為梁植花甃池無不備具約費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名適家秉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為世所譏　歸田録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室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

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為可戒也　宋夏竦字學喬德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

鴻書宋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鵪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爾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

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内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没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蕃有金絲帳纍金絲為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金觸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

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蓄為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原鷸冠 獸炭 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炎勢既盛猛獸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瓊弁玉食 左傳楚子玉為瓊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女不與果戰敗而死 漢陳咸為南郡守奢侈玉食 石椁 錦維 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也　吳書甘寧字興霸好游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增燭奴　燈婢　申王務宮中龍檀木刻成童子彩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寧王宮中羅列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花燈自昏達旦

玉溺器　漢朝以玉為溺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肉唾壺　裴景仁晉書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

點山燈　置水遞　上詳奢二　芝田錄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鋪號水遞有僧曰為相公通水脈京師一眼井與彼脈相通公取二瓶雜他水十瓶遣僧辨析僧止取二瓶

延清室　駕霄亭　董偃嘗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

侍者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為盤貯氷於膝前侍者疑氷無盤必融濕席乃拂之落階下氷玉俱碎偃更以為樂　張功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當風月清夜與客登之飄搖雲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天寶遺事楊國忠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以百寶裝飾欄楯又用沉香為閣每春時集賓友賞花閣上　朝野僉載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鼠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衡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衡州長史

肉臺盤　肉屏風

南唐遺事孫晟為右僕射家富恣豪侈凡飲宴不用几案令女妓各執一器環侍其側號肉臺盤　唐楊國忠冬月

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屏風

原丹楹刻桷 增芸壁檀梁

上詳奢二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搗芸香為屑塗壁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

原鏤簋朱紘 增漿酒藿肉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漢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玉杯象箸 原峻宇雕牆

紂為象箸箕子歎曰既為象箸必為玉杯 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楚子汰禮 延壽坐罷

左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六王二公皆示諸侯以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

漢韓延壽坐東郡奢侈棄市

載寶而朝 衣玉自焚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紂衣珠玉自焚死

增以金為丸 以

蠟代薪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下詳奢二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下詳奢二

玉鳳金龍 金蓮寶龜 魏元琛窗户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六逸清談梁魚弘以象齒檀沉造一眠牀四面周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別以金蓮花棒琥珀龜以負牀脚

水碓三千 胡椒八百 石崇任使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稱是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釀酒抱甕 炊飯煉炭 羊琇字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而味好也 劇談録唐乾符中東洛有貴家子弟承藉勲蔭錦衣玉食常餼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有李使

君出牧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邀之至日兄弟列坐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食而已李莫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以炭炊餕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剛同竄不食者三日步至河橋僧以囊中數錢買脫粟餐于土杯中同食僧笑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喫否皆低頭無詞

厠内焚香

軍中養魚

世説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客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敦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尚書實家貧儉素嘗詣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内崇曰是厠耳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並精車牛

盛飾廚廄 蕭齊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唐明皇紀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闊丈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物物稱是

原衣裳改制 伎樂冠時 南史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又徐湛之字孝源為南兖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增鋪錦引泉 穿錢甃徑 唐文宗與文帝每嫌其侈縱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宮人曰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别

置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逕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時呼為王家富窟

請縑挂樹

剪綵為花 獨異志明皇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

金盆濯足

玉櫃供飲 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七十飛樓

三間水齋 獨異記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以為戲樂　南史羊侃性豪侈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以錦繢陳列女樂乘潮解

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如市

延福五位　承佑四海

宋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及成號延福五位帝自為文以記之　鴻書宋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蝤蛑北紅羊東鰕魚西粟皆備也

龍舟殿脚女　鳳窠曳雲仙

隋遺錄煬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為殿脚女　鴻書姑臧記宋姑臧太守張憑多置娼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閤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龍津女傳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者墨娥按香者麝姬掌詩稾者雙清子諳娼曰鳳窠羣女又曰圍雲隊

曳雲仙

奢四

原崇侈 滋侈 力敝 宋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以其力敝 心戰 史記子夏門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乎 盜夸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為盜夸 惡大 詳上奢二 心侈 文選賦憑虛公子心侈體汰 限利 為制度漢書 增惡奢 柳宗元詩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 行樂 歐陽修詩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原長處樂 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終取亡 左傳伯有侈汰終取亡也 滿招損 書 盈必厭 天之道也 增珊瑚作

枝　玳瑁為柙（徐陵玉臺新詠序周王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

原聖人去泰（老子聖人去奢去泰）　君子戒盈　縱欲不度（非度所制）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

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貧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而具（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覲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

車服常陳（鄭駟泰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蜉蝣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宣驕之

禍　增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

奢五

增詩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得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鳳樓十二重四户八綺牕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

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為爾一朝容　宋鮑昭
京洛篇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衢朱輪翳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
竽　唐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
炰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
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觀君終日
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真
珠絡臂韝笑時花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

春草緑緜緜驕驂驟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杯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宋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黄金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讀　明王世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貴骨滿頭顱仲氏二千石伯兄千户侯小弟頗妍好出入嘗奉車大母修戚君女姊班婕妤問我湯沐邑鄠杜最上

腴問我無名錢敕賜蜀山鑪從奴衣火浣下客躡真珠
丸金彈飛烏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蹀躞大宛駒臂
鷹出長楸鬬雞絶九衢帝油雨擊鞠席綺寒樗蒲調笑
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雎雄劒雙雙玉轆轤一日不
出匣中夜自鳴謼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
不得方少年盛意氣眄睞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
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
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氍毹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

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官職薄節俠傾上都休沐並來還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宴賓客華燈爍綺疏奉觴前為壽一一那鄲姝小姝工秦聲大姝善吴趨丈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增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黒之以

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黒漆其外而朱畫其内縵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漢東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

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熈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

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增書晉傅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隷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

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增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縻竺萬人逵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

為奢侈賂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鄗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

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乗輦車張羽葢飾以金銀游觀第内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娱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為倒龍之佩縈金為鳳冠之釵結紬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

箎初最幸翾風後翾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宫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䑩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絶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

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宫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為繩妓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牣其內
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妓
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
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為家奴秦王楊俊為妃作七
寶冪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
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
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貂褥蛩蟁氊汾晉龍鬚臨河

鳳翮為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粘帖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為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為山以象華嶽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

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精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柙絡以真珠非人所製元載芸暉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為梁棟金銀為户牖中設虹蜺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温夏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紐所幸薛瑶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雕韉鳳韡銀鐙于頔在襄

州㸃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㑹既集坐一虚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餚絲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僭一

增說文僭假也　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

也　又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僭二

增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又衛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注曲縣軒縣也三面縣其形曲故曰曲縣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爵號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論語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

南越王尉佗僣用帝制黄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袁術僣號荒淫滋甚後宫數百服綺縠餘粱肉　曹植嘗乗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晋中興書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齊書張景貞僣侈武帝拜陵還景貞白服乗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　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搆九龍殿以沉香為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淩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侈未有如此之盛也　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賈

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為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　元雅克特穆爾援立文宗封太平王取泰定后為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荒淫無度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勲貴稍僭肆崇山侯李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户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為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户輸稅信國

公湯和還儀仗户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橚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

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原朱衣　縞服上詳僭一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　曲懸　虛器上詳僭二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注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器也　偏舞

金奏左傳王子頹享大夫樂極偏舞偏舞六代樂鄭伯曰樂禍也　又郤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焉郤至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增旅山　原雍徹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

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曽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請隧　設撥

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言隧天子典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葬之禮也諸侯懸棺而下之

孺子䞇之喪哀公欲設撥注撥引輴車所謂紼也

易輿服　飾兵車

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角擁身扇狐尾單衣

漢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黄紈方領駕駟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幡旁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上弄馬盜驂上僭不道坐棄市

觀帝樂　立曲旃

魏志杜夔字公良知晉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

令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　漢書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鐘鼓立曲旃旌旗之類

奏肆夏　舞八佾　上詳僭一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喪不稱王　葬始用殉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楚越僭王號　左傳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按殉以人從死也翰旁飾檜上設王者之禮

夾轂焚香　候月鑄劒　吳志士燮字威彥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鐘磬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重貴振服百蠻尉佗不足喻也　漢書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銅器候月蝕鑄刀劒鉤鐔做效尚方事

緑衣黄裳　玄冠紫緌　緑衣衛莊姜詩也曰緑兮

衣兮綠衣黃裳喻妾上僭嫡反卑也　禮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難為上也　以為濫矣　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又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大夫之簀　匹士之祭　又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又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攘竊也君子大夫以上也

僭四

增度數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原等越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增犯貴　袵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犯君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原命數　周禮聽祿位以

禮命謂祿位之差
以九命九錫之數

名數　失中　犯上　敗度　敗禮　非制　非度　表儀　爵命　豐屋　蔀家　易而生亂　過乃有刑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禮由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樂之奢失　罪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命數之或乖　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　惟

鵜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礿祀有常　九命辨儀牲盛異數　孝感於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僭五

增詩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聶夷中詩漢代多

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釭燄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寵幸一

增易承天寵也　書毋啓寵納侮　又席寵惟舊　又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婉媚貴幸　鄧禹傳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寵幸二

原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

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怒使其從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子瑕之母病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　戰國

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嘷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扜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黄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恱而封纏為安陵君　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

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醜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皆閎籍之屬也　增又宦者趙談以數

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宫談參乘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　原又鄧通為黄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甚喜尊幸之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數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　又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上與之臥起其愛幸與韓嫣同

又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

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
事與近臣遊宴張放以公主子日數得幸娶皇后弟平
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
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兩宫使者冠蓋不絶賞賜以千萬
放與上卧起寵愛殊絶　又董賢為郎傳漏正殿下賢
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悦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黄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盛為
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

萬常與上卧起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 魏志孔桂性便妍曉博弈蹋踘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毘曹肇傳肇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説曰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在桓

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

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增南宋顔師伯以諂佞

被孝武寵幸與之樗蒱得雉師伯得盧　南齊鬱林王

昭業寵幸綦母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勑不可違舍

人　齊東昏侯寶卷六貴同朝謂遥光徐孝嗣江祏江

祀蕭坦之劉瑄呼潘貴妃父寶慶茹漢珍為阿父梅蟲

兒俞靈韻為阿兄寶孫倀子皆得淩大臣　唐中宗時

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勑官及姚

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
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
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
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匄貸於人無
行檢不為姻族齒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
鉤畫分銖不悮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
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摶

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皚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徇　又武惠妃寵傾後宫子壽王盛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髙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

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旣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啟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

受賜物載以官車李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殂　五代周太祖與王峻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横　宋蔡京奪職居杭州日與童貫遊已而宫妾宦官合詞譽京起

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自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為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為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衡韶儋三州行至潭州死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

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　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宫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為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軏以迎

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
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隷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冐國
姓負殊寵至擅自批奏下所司一時談張甚然是數人
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　太監汪直新
坐西廠威擬至尊内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
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内臣焉得危公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即日撤去西厰　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卧起中貴皆以背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毬角觝之樂輟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上特見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以默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獄謫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入覲每省

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詣

上前訴巳無罪上召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

陜西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為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

寘鐇就擒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

獻俘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鐇偽檄數

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巳具上命内侍數人執瑾

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　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

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

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寵幸三

原斷袖　賜鑄並詳寵幸二　泣魚　啗桃並詳寵幸二　畫眉　遺肉

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上愛其能不責之　又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乃更賜酒一石肉百斤

擇璫　賦珥

魏書太祖嘗得名璫數具令卞后自擇其一　韓子曰薛公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齊威王以賦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為

夫人

引妻 宜妻 漢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 禮記曰子甚宜其妻宜猶善也

增洗兒錢 狎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楊貴妃認為兒出入宮掖嘗戲為浴小兒賜以繡褓金錢號為洗兒錢 通鑑陳後主叔寶以袁大捨為女學士文人江總輩為狎客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辟陽侯審食其侍呂后在楚軍遂見幸 唐書僧懷義見幸武后封為白馬寺主

貌似蓮花 歌思白花 唐書武后嬖張昌宗易之人謂易之曰六郎貌似蓮花揚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通鑑魏人揚白花形貌瓌偉胡太后幸之懼禍奔梁胡太后作歌思之

寵幸四

增子都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宋朝家語宋朝之美見幸于南子　弄臣鄧通傳文帝謂申屠嘉曰此吾弄臣　妖童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妖童寶馬鐵連錢　原荀奉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增厭長樂之疎鐘　勞宮中之緩箭玉臺新詠序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王義方奏彈李義府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新詠序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　暨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晉書后妃傳論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新詠序）淫荒挺性蔑西郊

之禮容　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后妃傳論）

寵辛五

原詩魏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磬折以秋霜流盼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

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

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

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姸和顔善笑美口
善言　梁吴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
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淑願君
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
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曼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
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
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增唐李頎鄭櫻桃歌石季

龍僣天禄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顔香且澤娥娥侍寢専宫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妓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鼙走馬接飛鳥銅駝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為公主男為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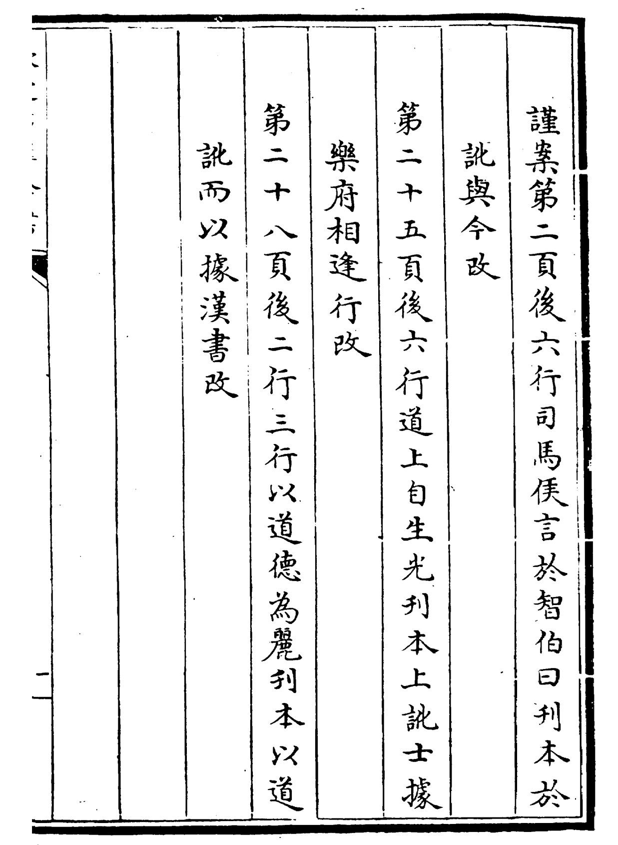
王昌齡春宫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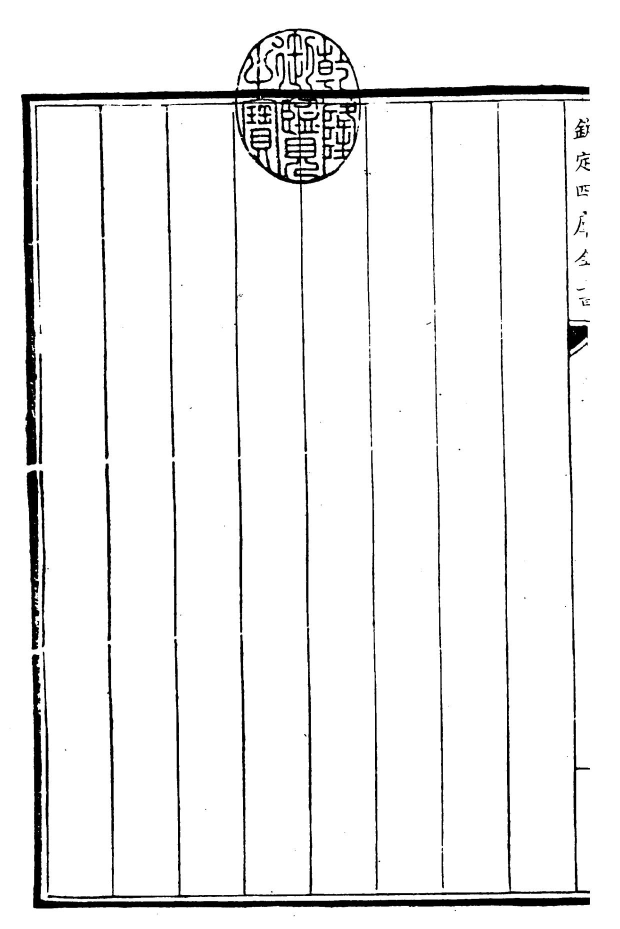
李賀黄頭郎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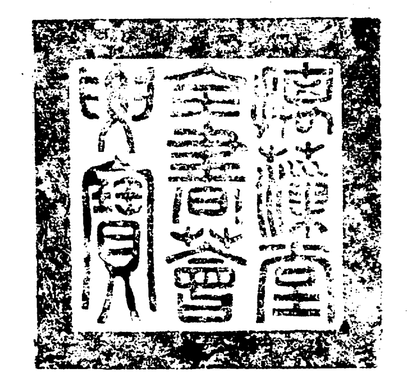
黄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黄葛沙土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埽羅薦香出鴛鴦熱　張祜集靈臺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宫門却嫌脂粉汙顔色淡埽蛾眉朝至尊　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泣䤈杯業為釣奇誤槖中千黄金易君十萬户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晝拙自來利往名獨汙所以西山客居然一環堵

原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
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
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
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
權不得重曽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
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鈇鑕創痏搆於牀笫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
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
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謹案第二頁後六行司馬侯言於智伯曰刋本於
訛與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道上自生光刋本上訛士據
樂府相逢行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三行以道德為麗刋本以道
訛而以據漢書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人部七十三 淫 自戒附 別嫌疑 驕傲 狂 縱逸 豪強 柔懦 愚

淫一

周易繫辭冶容誨淫 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奔也衞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

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原泰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淫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淫上曰烝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絶交游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

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袒衣或裝其襦　藏膝衣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産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孅為龍頟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孅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孅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詐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孅每入長信宮長與孅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煜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吕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

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髙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遵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

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讞胡萸譚娶周珸爲妻譚陰陽不屬令珸與李方張少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戍氏有李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增經濟類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爲笑樂烝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

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名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為鴆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

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

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

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

號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宫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税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又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

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曦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淫三

原生蠱　聚麀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陽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　禮父子聚麀謂禽獸無別

士誘　男侵　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詩序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漁色　竊香　諸侯不下漁色謂娶國中之女　下詳淫二

貿絲　擲果　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潘岳

亂族　移人　禮以此防民猶淫泆而亂族　左傳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蒙衣　衷衵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而入蒙衣謂著婦人衣　下詳淫二

目送　情通　左傳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後漢書烏桓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年者然後送牛馬羊為聘禮

破義　犯禮　傳淫破義犯禮為姦

不禁　無別　周禮仲春男女於時犇者不禁注云重天時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

汙行　淫風　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　狗於貨色時謂淫風

增父子聚麀

男女同浴　孔叢子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

易內飲酒　以婦宿賓　左傳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西漢地理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

男女無別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東漢皇后紀序　**流香渠**

銷金帳 彙苑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池名流香渠 宋紀陶穀有妾本党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妾曰党家有此景否曰麄人安識此景但能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肉障　**醉輿** 唐書楊國忠設客選伎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 開元遺事申王每醉使宮伎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室號曰醉輿

淫四 自戒附

原大罰 貪色為淫 淫為大罰　**大欲** 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無相棄** 左傳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其僚從之盟無相棄也　不待禮男女不待禮而相奔

不安室詩凱風注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鳥獸行周禮內外亂鳥獸行

則滅之　蝃蝀刺詩鄘風蝃蝀刺奔也　中冓之言詩牆茨　桑中之

喜左傳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棄

位而姣又穆姜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捬楹而歌又齊莊公通東郭妻

色厚於德禮民猶以色厚于德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禮殺而昏詩序古者國不

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不能自還漢書原陟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

盜賊所汚遂為淫泆知非禮然不能自還　遂相犇誘　男女之訟周禮男女之陰

訟者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勝國亡國之社

淫僻之罪

禮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

朋淫於家妻妾亂也

荒腆於酒腆厚也

禮無縱欲

神亦禍淫

既奸人紀

男女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汙貞信之教

宜糾淫僻之愆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冶容之誨

文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謝鯤字幼輿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為淫　在內為姦　內作色荒　犇則為妾

增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詩　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宣公

原自戒不邇惟王不邇聲色　自閑以禮自閑　遠色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易色賢賢易色　禮防禮者所以防淫　刑防君子刑以防淫　戒色戒之在色

制心以禮制心　致女之戒禮蜡祭云羅氏致鹿於女以戒諸侯曰好畋好女者亡其國

綴淫之防禮者所以防民綴淫也　誨淫之容詳類聚　代

性之斧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三代之亡皆是物也言皆以色　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不淫其色　楊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顔叔之有節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原君子防　先賢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吴祐字季英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　授篚　掇螽男女非受幣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注奠置于地　掇螽之疑尹吉甫妻誣其子伯奇　表微

興謗君子表微馬援以薏苡興謗

別嫌疑二

原禮決禮者所以決嫌疑　禮防禮為人防　叔嫂不親授禮　內外不通假禮內外不通乞假　孝子不服闇闇中為事好生物疑服事也

寡婦不夜哭禮　遠嫌　避疑　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曲禮　增坐懷不亂柳下惠事　閉門不納魯男子事

驕傲一

原執幣　獻俘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傲其先君神不福也　又原叔獻俘

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怠位 棄命 又滕成公來會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又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長揖 箕踞 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 又郭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失恭 長傲 失恭與義信意苟而行之禮傲不可長

貌不莊 志自滿 樂記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故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不足觀 何以承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不敬則何以承守其官位

唐突列侯 倨見長者 魏宣字景然常步入宮見植使問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王人雖微列在諸侯之上植復曰為人父吏見

其子應禮否宣曰臣子之例一也　史記酈食其謂沛公曰方欲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

增負氣

勝人　彙苑韓思彥為中書令李嶷元紘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　後魏書宜都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任位以為人莫己及謂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

與壻飲

恃女豪　漢書上官安還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　王隱晉書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豪邪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娌耳何能增損

師古簡峭

信明蹇亢　彙苑顏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　又崔信明蹇亢以聞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

以大自負 所識巳多 彙苑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大自負旣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人少持重故為時所沮 語林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色曰所識已多不煩復爾

不與語 自難記 彙苑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又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著亦可識也

傾枕 移牀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在先主座席猶箕踞輕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以下則獨設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為屈 彙苑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敫同省名家欲省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敫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敫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豪氣尚爾

傲誕若斯 後魏書元順字子和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吐辭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父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書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心憂之自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以恱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名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不讀五千卷 隋書崔儦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可容數百人 晉書王導甚重周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驕傲二

原受玉 左傳天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名公曰晉侯其無後乎先自棄也 受脤 又成肅公將伐秦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民有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惰其不反乎

從康 書無傲從康 自至 位不期驕而驕自至 夷俟 原壤夷俟夷踞也俟待也

偃蹇 彼皆偃蹇注驕放之貌 招損 滿招損謙受益 取禍 成叔傲甯子曰取禍之道

立無跛 跛不敬也跛音秘 坐無箕 箕踞不敬也 脚申局下 晉王武子與晉帝棊申脚局下問孫皓曰何以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也 吏出守上 甯成為小吏必陵長吏郅都為濟南守成為都尉直陵都出其上也 戍也其亡 公叔戍也

晉侯無後詳受玉注　直而不倨倨傲也　泰而不驕君子泰而不驕　富鮮不驕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難長處不仁者不可長處樂　傲很威儀而驕近亂　燕喪威儀何禮之拘　或敢侮予詩　何以卑我傳　安肆日偷偷苟且也肆恣也　荒怠不敬　乃逸乃岸畔岸也　自廣自滿　無怠無荒　自暇自逸　天命祐敬　人道惡盈　禮不長傲　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　傲為貨始　忘傴僂之恭　肆偃蹇之傲　增不對殘客山堂肆考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

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又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便舍去

不拜驃騎 彙苑孫子荊為驃騎參軍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為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名為考功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敬元曰襄陽兒輕薄乃爾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失志不得則授履而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賈餗不撤扇 唐書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

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為御史能嘿嘿邪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亦憾之

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冒䯻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䙰䙰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為之少減

高談盡日 彙苑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備水陸之品進雲駐筯待休源及至命取其常饍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

沈湎千日 又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

論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千日悛慚不能對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皆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遂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為不及翁歸

狄仁傑以不遜而左遷 唐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公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韋方質倨見權貴不存禍福之心

又韋方質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凡弟往候方質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貴以苟免邪

劉孝綽淩視公卿但問道塗之事　彙苑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

狂一

原古肆　今蕩　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今之狂也蕩蕩無所據也

為巫　飲藥　史記蒯通屢說韓信貳於沛公三分天下信不用其言乃佯狂為巫　飲人狂藥

裁之　必也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必也狂狷乎

非狂　若狂　史記酈食其自謂我非狂　禮記一國之人皆若狂

箕子佯　次公

醒史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　漢書蓋寛饒賀許伯入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增人瑞　**卿狂**　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彙苑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獨步天下　**間氣布衣**　彙苑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北夢瑣言曰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當歸阿士　**不後子房**　王融謂劉孝綽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字　後趙録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子房但不遇高帝耳

足加帝腹　**手捋帝鬚**　會稽典録曰嚴光一名遵小字狂奴帝引入論故舊累日

因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何子晳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名見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足敵萬卒　不易千騶

彙苑係搴學行淺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卒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劉晝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駟

殷安屈指　恕先効顰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　山堂肆考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狂放不羈尤不與俗人

伍太宗聞其名名赴闕館于內侍省賓神輿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輿驚問其故荅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 李白脫韡

彙苑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韡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醉

狂二

原擇言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進取狂者進取 接輿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文子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桓温司馬謝奕逼温飲温走入南郡主門避之

禰衡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遂怒之 鄺

食其史記家貧落薄無衣食業為縣監門吏皆謂狂生　**仲長統**魏志仲長統倜儻不務小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罔念作狂**書惟聖罔念作狂　**大智似狂**太公云

田獵令狂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飲泉即狂**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無不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無恙反謂國君為狂火艾鍼藥畢具國君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

清而不慧漢宣時山陽太守奏昌邑王賀清狂不慧　**名乃不章**陳平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增當獨秀袁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好自誇彙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　**屈宋衙官**

羲之北面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侍才謇傲為時輩所嫉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原探鵲轂王澄字平子為荆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脱衣上樹探鵲轂反神氣傲然旁若無人

呼狗竇光逸太傅辟至屬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彛阮孚散髪裸袒閉户數日酣飲逸將排户守者不聽逸便脱衣露頭于狗竇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竊鄰酒畢卓為吏部鄰家釀酒熟卓醉夜入其家竊飲醉便臥甕側守酒者得而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

入令被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

中臥令欲誅之逸曰若不蹔温必恐凍死

呼父字　哭兵女　胡母輔之字彥國子謙之字子光才學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嘗呼父字輔之亦不介意輔之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而共飲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反

入桓沖車　臥鄰婦側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嘗從沖行值雨因下馬跳入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乎　阮籍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之也

增**曬頭　濯足**　世說謝太傅安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必不酬汝意不足爾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便入門內謝殊有忻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呼太傅曰阿蠕不作爾恬小字蠕虎　馬周字賓王嘗客于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于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更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求酒

載鹽　齊張充字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闊曼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哭途　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車跡所窮慟哭而返

攫石　宋米芾字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時楊次公傑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恐按牘一上悔之無及米徑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手宛轉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

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登車而去

寄臥何齋　**直造王座**

王僕射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蕭侍中琛初為太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座

懷杯就酌　**執鐸挽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庾左丞仲容既免官並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

肩物
議

倒著接䍦　起索便器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永嘉初出鎮襄陽諸習
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輙醉而歸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
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
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注云彊乃簡愛將并州
人也白接䍦一云白紗帽　世說謝萬在兄安前
欲起索便器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簡而無禮　不

拘小節　何用後名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土大饑門下賓客多事攻
剽逖輙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世說張翰字季鷹
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守諱　臥客懷齊王亮為
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嶺之性粗縱好犯亮諱亮不堪遂
廢之　唐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

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客辭城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臥席上或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自追姑婢　願得宋禕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宋禕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弄笛　吹簫

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曰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吾行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茍非所願見輒從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

居喪飲酒 在制圍碁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子也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曰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王坦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禰衡撾鼓 謝尚彈箏

東漢禰衡字正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曹怒以其有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為鼓吏因會賓客閱視音節衡操撾蹋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而徑進衡于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復操撾顏色無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耶衡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為伶人之衣 謝尚字仁祖為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適桓

大以此知之

肩輿造竹

世說王子猷嘗行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已失望猶兾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為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拄杖看花

宋劉跂子青州人常拄一杖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晝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揚鎚鍛鐵

擁被對壺

世説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鎚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齊孫騰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两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車前飲卒

醉後挾私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嘗預樂游苑不

得醉及還因循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五代何承裕嗜酒狂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往往名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名與飲

晏殊把柁　鐵崖榜門山堂肆考宋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嘗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横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元楊維楨字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縱逸二

原便面拊馬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也　便

門出遊王戎為司徒閒乘小馬從便門出游見者不
知是三公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率意獨往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
意獨往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肆心周
行傳曰昔周穆王欲　訪戴不前王子猷居山陰夜雪
肆其心周行天下　霽獨酌詠左太沖招
隱詩思戴安道時在剡即乘舟訪之至戴門
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偪温走
避桓温與謝奕善辟奕為安西司馬推布衣好常偪温
飲温走入避之奕携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
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　史丹無檢史丹儻蕩無
何所怪温不之責也　檢而心謹密　阮
籍不拘禮教
豪邁一

原死徒 凶德剛強者死之徒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跋扈 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吳志甘寧字興霸少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聲即知是寧

方剛 必反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北宮黝善養勇惡聲至必反之

横潁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横頴川頴川賛曰灌夫無術不遜也 後漢書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

増避暑借宮

穿城注水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又穿長安城引内渭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帝聞之大怒

持刀入市 買肉斫屠 漢書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禁 又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豪奢相

尚　租庸入私彙苑安成公何勗是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豪奢相尚　又趙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豪彊二

原任勢恭顯任勢　彊梁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　南方之強犯而不校

北方之強剛毅　威重太守甯成免官居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威重過于太守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增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户之憂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

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户之福邪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戒經濟類編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而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柔懦一

原繞指 無拳繞指之柔無拳無勇 勝剛彊 敗脆弱老子柔弱勝剛強趙廣漢云羌脆弱易敗 不彊諫 有立志左傳宮之奇懦不能彊諫孟子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水柔攻堅 轡柔御剛老子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能攻堅莫之能先轡之柔矣逸詩篇名義取柔轡可御剛焉 魏勃股栗 越人綿

力史記灌嬰責魏勃劫齊王反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因退立股栗嬰熟視曰人謂勃勇妄庸人耳淮南王書曰越人綿力注云柔懦也

文叔乃能是

管仲不為怯

後漢書光武幸南陽宴父老父老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至是邪帝笑曰令亦以柔道治天下也　管仲三戰三北鮑子不以我為怯知其母在故也

增失哺

歔欷

韓詩外傳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往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　宋書袁粲鎮石頭潛與劉彥節及諸大將黄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怯懦騷擾不自安日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欷瀉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立表為鬼

寢石為兕

淮南子曰柔怯者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兕懼掩其氣也掩奪也

柔懦二

原柔克書高明柔克 柔守鬻子欲剛必以柔守之 失戈左傳晉襄公獲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因呼萊駒失戈 失軾崔杼亂陳不占將往車則失軾詳無勇 地之道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生之徒柔懦者生之徒 投車下左傳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望見鄭師衆太子懼乃投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注言其懦 出胯下史記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胯下信良久乃俛首出胯下一市皆笑以為怯懦 柔亦不茹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 柔而不犯傳隨會柔而不犯 舌柔 口柔 能下人 不犯物 增有勇不怒慎子曰有勇不

怒反與怯均也

無氣則虛 呂氏春秋夫民無常怯有義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一

原三赦 **一得** 周禮三赦三曰惷愚謂癡愚也 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移山**

畏月 愚公移山之谷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良其人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踏而走氣絶而死

刻舟 **膠柱** 求劒 鼓瑟 **守株** **見影** 宋人有守株之愚 詳上

不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莊子我愚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禮之所將甚乎無適

心純 **知昧** 老子我愚人之心也純純然 昧者不知

不違 **自用**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愚而好自用

增一得 **千能** 見前

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蠢甚 **醉如** 合璧事類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 杜甫詩實有醉如愚

暴其短 **陽為愚** 五代史周臣傳亂國之君嘗置愚不肖于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 唐書祿山陽為愚以盖其姧

北山公 **會稽婦** 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 李白詩曰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跡 **掩耳搥鐘** 莊子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搥毀之又懼人聞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恐人聞也

藏石 **憂天** 荀卿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

固守之愈堅　列子曰杞國人有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哭社　浴天

淮南子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憂速死吾必悲哭注淮南謂母為社　韓子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李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妻曰為之柰何可取五牲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陶丘遺婦　石肇懼妻

笑林曰平原陶丘氏娶渤海墨台氏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是是以遣也實無他故　趙書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肇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為聘廣川劉典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

門動稱阿劉敎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嗤謠

愚二

原詩失禮詩之失愚　忠敝夏尚忠其人之敝惷而愚　少惷漢高祖曰王陵少惷

古直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頑童書比頑童　愚婦愚夫愚婦　闇成

事愚者闇於成事　不好學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甯武子其愚不可及

陳夫人齒壯而頑　佯愚詩哲人之愚佯愚也　詐愚智者詐愚　日月照

則行莊子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　菽麥不能辨傳曰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

高柴見非於孔門　王陵獲稱於漢氏　增獨不可

教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一男愚獨不可教為民終身

未得為真柳宗元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為真愚也

鴻貴有斷手之刑後魏書宋弁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律決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鄭人忘度足之式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為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乎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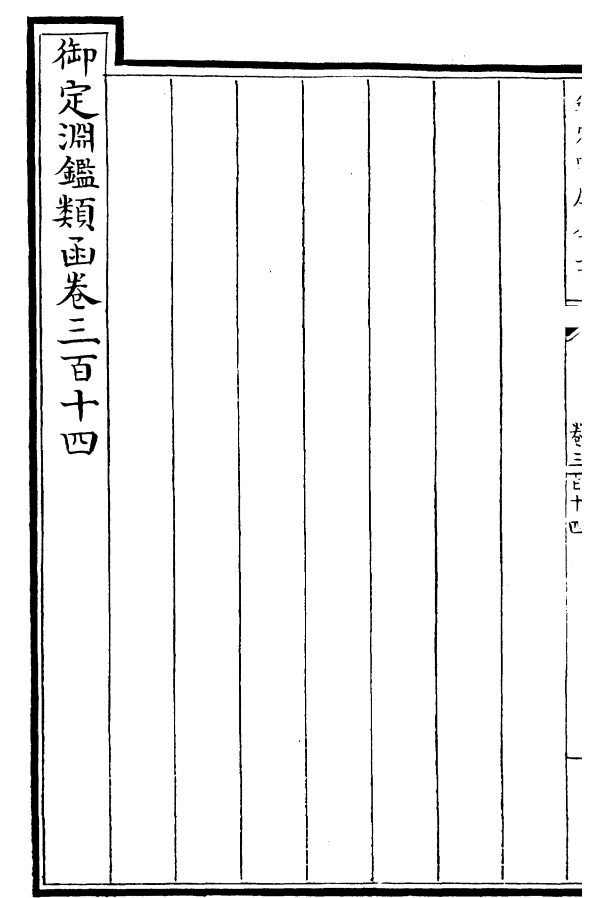
不識士衡義綦見苦於王濬沈約宋書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誠如尊命劉禪驚視夫文王漢晉陽秋

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荅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以馬牛為買賣遂傳愚谷之名 說苑齊桓公獵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家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

問蝦蟇之官私堪怪讖書之貴 王隱晉書讖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宮時出問左右此鳴是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胤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私地中為私蝦蟇於是世間遂傳此語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